

简书  
jianshu.com

李陌 著

# 失控的 布衣的

A Runaway Plan

出来混，总是要还的！  
但是，  
真相并非如此……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 失控的 布局

A Runaway Plan

李陌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失控的布局 / 李陌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1

ISBN 978-7-5596-0033-2

I. ①失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7 ) 第 157129 号

### 失控的布局

作 者: 李 陌

策 划: 简 书

特约编辑: 毛晓秋

责任编辑: 徐 樟

装帧设计: 联合书庄 [bjlhcb@sina.com](mailto:bjlhcb@sina.com)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72千字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 9.75印张

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033-2

定价: 35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 010 ) 64243832

## 楔 子

好不容易才睁开了眼睛，但胡冬海第一眼看到的，却是一轮红色的月亮。

月亮怎么是红的？

他很想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然而想着想着，便像失了魂一般，大脑里倏忽一片混沌，接着，便是长久的空白。

同时，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寒气，将他紧紧包裹起来，并且，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紧，冷得让人只想闭上眼睛睡觉。

算了，闭上眼睛睡会儿吧，等醒来再想。

也许，这只是个噩梦呢！

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胡冬海这么想。

## 目 录

楔 子 / 5

谁是凶手 / 001

第一现场 / 013

猫鼠游戏（一） / 026

猫鼠游戏（二） / 037

猫鼠游戏（三） / 050

猫鼠游戏（四） / 064

阴沟翻船 / 076

抢车事件 / 086

郝氏兄弟 / 098

意外归来 / 110

偷袭经过	/ 120
凶器之谜	/ 133
内部纷争	/ 144
冰毒事件	/ 158
资金断链	/ 171
杀人动机	/ 183
拆迁布局	/ 195
心理战术	/ 207
桃色秘闻	/ 217
酒吧寻人(一)	/ 228
酒吧寻人(二)	/ 241
暗通款曲	/ 254
难圆之谎	/ 269
自欺欺人	/ 280
机关算尽	/ 292
尾 声	/ 304

## 谁是凶手

曹晓天一推开饭店包厢的大门，便看见了驴屎肠那张怒气冲冲的大黑脸。他不禁皱了皱眉头，但还是在一转眼之间，在脸上挤出了一副笑容：“二哥，好久不见啊，你终于肯来见见咱们这帮老兄弟啦！”说着，他连跨几步，隔着一个空位，坐在了驴屎肠的左侧。那个一直跟着他的黄超，则一声不吭地站在了他的身后。

驴屎肠却没笑，“我说‘曹操’，你是怎么回事？躲哪儿去了？让兄弟们这通找！怎么着，怕了？”

曹晓天刚要说话，却听坐在驴屎肠旁边的郑辉冷笑了一声，“他可不是怕了吗，不怕能躲回老家去？”

话音刚落，曹晓天背后的黄超立时双眼一瞪，朝着郑辉喝道：“小辉，你说话注意点儿，谁说曹哥怕了。谁像你们这帮粗人，只知道蛮干！”

“哈哈！粗人！”郑辉笑了起来，“怎么着，大眼黄，

老大死了没几天，就忘了自己是干啥的了？”

听到这里，驴屎肠忽然“啪”地一拍桌子，“浑蛋！”然后一扭头，怒视着郑辉，“没大没小！怎么跟你曹哥说话呢！怎么着，现在翅膀硬了，看不起我们这些老人了？我还告诉你，现在老大没了，你曹哥就是大当家的，你要不服气，有胆把我另一条腿也废了！”

“二哥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”没等郑辉分辩，曹晓天赶紧插嘴说道，“老大没了，于情于理，大当家都应该是你的。别说你现在来了，就算你不来，我们也得去把你请回来。”

“就是，驴哥，您回来吧，您来做大当家的，我们死心塌地地跟着您！”郑辉显然对驴屎肠刚才的训斥毫不在意，等曹晓天话音一落，便连声附和。

驴屎肠却冲他们摆了摆手，“什么大当家，你们可别瞎抬举我，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再说了，我都离开江湖这么多年了，除了卖西瓜，什么都不会啦。让我当家，领着兄弟们喝西北风去？”说着，他一双眼直瞪瞪地看着曹晓天，“自从那年跟大雷打了那一仗之后，咱们兄弟四个，你、我、小庄、保蛋，死的死，残的残，失踪的失踪，一直跟着老大的，只有你曹操；还活着的，我看也只有咱俩啦。他的那个大哥——”驴屎肠抬手指了指郑辉，“保蛋兄弟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唉——曹操，你跟我们不一样，你那



个小兄弟——大眼黄是吧，他说得对，我们确实是粗人。但你不是，你有脑子，你有谋略，你能带着弟兄们赚钱。所以，大当家的位置，只能是你的。我吕常今天把话放这儿，我支持你，谁要是敢不服，你让他们来找我！”说完，驴屎肠又回头瞪了郑辉一眼。

曹晓天听着，眼眶一湿，“二哥，你……”

“啥也别说了，我这次来找你，不为别的，就为给老大报仇。”说到这里，驴屎肠的眼里忽然间凶光一闪，“不管是谁杀了老大，我一定要亲手要他的命。完事之后，无论黑道白道，我一个人扛，跟你无关，也跟兄弟们无关。能活着扛下来，我接着回去卖我的西瓜。不能活着扛下来，我这条命是当年老大给的，我现在还给他了，是横死街头还是蹲大狱，我认了！”

“二哥，你这叫说的什么话。你跟老大的情义，那不用说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我们也都跟着老大出生入死过，老大也没亏待过我们，难道，我们就会眼睁睁看着他让人害死，坐视不管？你这不是寒碜兄弟我嘛。这仇，咱们弟兄一起给老大报。当年咱们可是一起立过誓的，难道你忘啦？”

驴屎肠听着，使劲儿地一点头，“行，兄弟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那你现在告诉我：老大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唉——”听驴屎肠这么问，曹晓天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“二哥，你知道南郊的龙楼美食园吗？”

驴屎肠摇摇头，“我一个卖西瓜的怎么能知道那种地方，你就直接跟我说怎么回事吧”。

“离那个美食园不远的地方，是一个烂尾的开发区，据说当初选址有问题，地基刚打了一半儿就停了，一直都没人管，现在成了片没人去的荒野地。16号那天晚上，老大就是在那儿，让人给打死了。”

驴屎肠听着，眼睛又瞪了起来，“这不对啊，大晚上的老大到南郊去干啥，你们也不跟着？”

“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啊！”曹晓天也把眼睛睁圆了，“本来16号那天晚上，我和老大约了代办公司的杨总见面，商量注册公司的事儿，哪知道到了下午，老大忽然跟我说他晚上临时有事要办，让我跟杨总另外约个时间谈。我倒是想问问他要干啥，可当时看他脸色不太好，不知道发生了啥事，所以也没敢问。唉，要是当时大着胆子问他一句就好了。”

“所以，老大为啥会去南郊，是怎么去的南郊，你们是一点儿也不知道？”

曹晓天摇了摇头，“现在唯一知道的，就是老大是被人打死的，这还是宁小玉告诉我的。她去看了尸体，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，都是伤，胸口上还挨了一刀。估计是老大去跟啥人见面谈事，要么是没谈妥，让人家给办了；要么就是让人家给陷害了。我就奇怪了，老大到底是有啥事儿，

怎么就不跟兄弟们说一声呢！”

“那宁小玉就不知道点儿什么吗？”

“她？哼！”曹晓天鼻子里哼了一声，“她能知道啥，能不给老大添麻烦就不错了。对啦，二哥，你要不要去看她？”

驴屎肠摆了摆手，“过几天去看她吧，现在去，我跟她说啥？咱们还是说老大的事儿。咱乐原就这么大个地方，在社会上混的，也就是那些人。你一直跟着老大，脑子也好使，能不能直接告诉我，你觉得是谁杀了老大？”

经过一路绕行与颠簸，韩飞终于将车在一片杂草丛生、到处是建筑垃圾的荒地上停了下来。他打开车门，和沈刚一左一右下了车，说道：“来看看吧，这里就是案发现场，胡冬海就是在这个地方被打死的。”

他说着，抬腿踏进荒地里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深处走去。沈刚看了看脚下的地面，不但到处是没过脚面的野草和大大小小的碎石，还有不知打哪儿来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垃圾，被扔得乱七八糟，只要稍不小心，就会踩到些不干不净的东西。他看看自己脚上的皮鞋，又看看韩飞一路蹒跚的背影，心一横，也不顾脚下会踩到什么了，加快脚步，跟了上去。

韩飞听着身后的脚步声，一转头，说道：“小刚，看出来没有，这起案子，绝对是有预谋的。你瞧这地儿，又

偏僻又难走，别说黑灯瞎火的晚上，就连白天都没个人影。选这个地方杀人，蓄谋已久啊！”

“现在确定是谋杀了吗，会不会是激情杀人？我觉得这起案子，就是他们社会人之间的一场火并，有没有可能是失手误杀呢？”沈刚抬腿迈过了一块露着钢筋的混凝土块，长长地嘘了口气，问道。

“激情杀人？误杀？”韩飞斜了一眼沈刚，“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。其实刚开始，大家也都是这么想的。但后来法医的尸检报告一出来，一下子就把这个判断推翻了。”

沈刚一听，立马来了兴趣，“尸检报告上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来，快走几步，咱们马上就到现场。”韩飞催促了一句，一边加快脚步走着，一边说道：“报告上说，胡冬海虽然全身有多处严重性骨折及软组织挫伤，以及部分脏器损伤，但并不致命。真正造成胡冬海死亡的，是位于他心脏旁的一处刺伤。伤口大约3厘米长、5毫米宽，凶器显然是匕首一类的。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，凶手原本是要刺向心脏的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刺偏了。不过，虽然这样，也只是让胡冬海多活了一会儿而已，这一处伤口给他造成了大量出血，导致他失血过多而死。你看出这里面的蹊跷来了吗？”

沈刚停下脚步，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如果是误杀或激情杀人，不可能向心脏部位下手。”

韩飞点了点头，“没错，根据尸检报告，胡冬海先是

遭受了频繁的钝器打击，失去了反抗能力之后，才被刺死的。他身上的刀伤，只有这一处。所以，这绝对是一起谋杀。来，就是这里了。”

说话间，他们来到了半截一米见方的混凝土块旁边，韩飞停了下来，指了指眼前的一块平地。沈刚连忙上前，弯下腰，仔仔细细地查看起来，却见这里跟其他地方一样，全都是杂草、碎石，和破碎腐朽的垃圾，不由得直皱眉头，“韩哥，这地方可不好勘察呀，恐怕除了血迹之类，其他的痕迹很难留存下来。就算凶手留下了什么物证，跟这些垃圾混在一起，也很难分辨啊！”

“是啊，所以直到现在，痕检那边还没什么消息呢。我带你来这儿，一个是让你熟悉一下案情，另外，这里离案件的第一现场不远，就顺便了。”

沈刚一愣，“还有第一现场？”

韩飞微微一笑，“这里当然不是第一现场。你想想，凭借着胡冬海那么多年的江湖经验，哪能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打死在这个地方。法医验尸的时候，在他后脑部位发现了一处严重的钝击伤，造成了颅内大面积出血。”

“后脑部位？胡冬海是被偷袭的？”

“很有可能是这样。而且，据法医分析，此处钝击伤在时间上，要比其他部位的损伤早大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。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？”

沈刚一拍脑门，“我明白了，凶手先是从背后偷袭，把胡冬海打晕，然后再将昏迷的胡冬海转移到这里，实施杀害。要这样的话，我敢说，凶手很可能就是这附近的人，至少要对这里的情况和地形非常熟悉。否则，大晚上的，来这里的路又难走，不可能找到这个地方。对了，第一现场在哪儿，能确定吗？”

“当然能确定了，你听说过龙楼美食园吗？”

沈刚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。

“龙楼美食园，就是第一现场。”韩飞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
曹晓天看着驴屎肠急切的表情，沉默了片刻，这才说道：“其实，对于凶手是谁，我现在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。不过，既然你一定要问，我也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，杀害老大的凶手，十有七八，是史扬！”

“史扬？！”听到这个名字，郑辉惊呼了一声，“不可能是他，他怎么能有这个胆子，而且，这一两年，咱们跟史扬的关系也算不错，他怎么会杀老大？我不信！”

曹晓天却冷冷地哼了一声，“跟咱们关系不错？我看，他史扬是跟你郑辉关系不错吧！我听说，你俩还经常一起喝酒，有没有这事儿？”

“有啊，怎么啦？”郑辉脑袋一扬，一脸不屑地说道，“我不能跟他喝酒吗？你和老大不也跟他喝过吗？”

“我们跟他喝，那是应酬。你别忘了，老大可修理过他，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怀恨在心！”

驴屎肠听到这里，插话了，“我说你们两个，吵啥吵，曹操，你先跟我说说，这个史扬是干啥的，你怎么知道老大是他杀的呢？”

“就是，老大一出事，你吓得就躲回了老家，有啥根据说是史扬干的！”郑辉紧接着驴屎肠的话茬儿，质问道。

曹晓天却是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是，老大死后我确实是回了老家，但我可不是去躲。老大这一死，得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咱们，盯着咱们的生意，我回老家，也是为了耳根清净。不过，要是你以为我回了老家，就啥事没干，那就错了。小辉，南郊龙楼的那个烂尾的开发区，咱们都去过。那可是个办事的好地方啊，地方偏僻、人少，还不容易给警察留下线索。会在那个地方动手的，不用问，肯定是咱们的同道啊！所以，在回老家之前，我就暗中派了几个兄弟，到处打听，看看道儿上哪些人16号那天在南郊出现过，哪些人最近忽然有钱了，或者，忽然跑路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曹晓天面露得意之色，“结果，不久之后，就有人打电话告诉我，在16号中午的时候，没眼狼和红牛两个人出现在了南郊县……”

“他们两个怎么会混在一起，是不是看错了？”郑辉听到这两个名字，也是大吃了一惊。

“看没看错我不知道，但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：现在，不管是没眼狼，还是红牛，都失踪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不单他们，就连大雷，也据说是外出旅游去了，而且，是17号下午走的。”

听到大雷这个名字，驴屎肠身子一震，“这事难道还跟大雷有关系？”

曹晓天却不屑地撇了撇嘴，“大雷早就是个废人了，他哪还干得了这种事。不过，他有个亲侄子，叫红牛，这几年没少在道儿上惹是生非，不是个善茬儿。而且，这个人好赌，为了钱，啥都干得出来。”

驴屎肠听了，不禁叹了口气，“唉，冤冤相报啊！那没眼狼呢，又是个什么角色？”

“现在，要说的就是他了。他本身倒没什么，就是怂主，除了咋呼几句，没啥大本事，道上都说他是扫帚星。不过，他是史扬的人。二哥，对史扬这个人你可能不知道。这小子可不简单啊。这才几年，就混出了名声。之前有段时间，对咱老大也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，嚣张得很。唉，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可咱老大是啥人，能让他这么嚣张下去吗！后来，有一次这个史扬替人出头，打了咱一个兄弟的亲戚。老大正愁没借口动他呢，这一下，他算是捅了马蜂窝，被我们堵在一个破厂房里，差点儿要了他的命。于是，史扬消停了一阵子，开始巴结老大。你也知道，老大那人耳根



子软，就给了他一条生路，哼——”说到这里，曹晓天摇了摇头，“狼子野心啊，老大当初就该斩草除根”。

“万一，这件事是红牛跟没眼狼自己干的，史扬不知情呢？”郑辉这时已没了刚才的底气，有些惴惴不安地问道。

曹晓天却丝毫不给他颜面：“到现在了你还想替史扬说话？你自己动脑筋想想，红牛一个赌棍、没眼狼一个扫帚星，动得了老大一根汗毛？他们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指使！大雷可能吗，那现在就是一个酒腻子，每天从起床喝到睡觉。你自己琢磨琢磨，除了史扬还能有谁？老大死了这些天，你说我吓得躲回了老家。那我倒想问问你，你没躲，你都干了啥，老大是谁杀的，你有半点儿线索吗？”

郑辉一张脸顿时憋得通红，他瞪着眼珠看着曹晓天，嘴巴努了半天，却最终把脑袋一歪，不说话了。

驴屎肠见状，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曹操，那就把这个史扬给我弄来，看他怎么说，如果真是他干的，那我就地办了他！”

郑辉听了，一张脸顿时煞白起来，他转头看了看驴屎肠，却见他那张黑沉沉的脸上，一双绿豆似的眼，寒光烁烁，仿佛里面藏着利刃一般。郑辉不敢再看，默默地低下了头。

曹晓天却皮笑肉不笑地“呵呵”了两声：“二哥，何必咱自己动手呢。要不这样，你找一找齐公子，他在公安局有关系，这事儿，该警察管。”